

簪中案

蓝家三少



重重深宫
危机四伏
妃嫔惨死
悬案频发

为了不当替罪羊，小宫女只能查案自救

/ 他是手握生杀大权的指挥使，助她查案，让她洗清自己的冤屈 /

“我和天下，任你处置。”他可以主宰一切，却愿对她俯首称臣。

若初文学网百万读者推荐，看卑微宫女如何一跃而上，执掌宫闱生杀大权

民主与建设出版社

管中 集

蓝家三少书

民主与建设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簪中案 / 蓝家三少著. —北京: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, 2017. 8
ISBN 978-7-5139-1670-7

I. ①簪… II. ①蓝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179719号

©民主与建设出版社, 2017

簪中案

ZAN ZHONG AN

出 版 人	许久文
出 品	大周互娱
作 者	蓝家三少
总 监 制	杨翔森 曾筱佳
编辑总监	调 调 缪 丹
责任编辑	程 旭
特约编辑	乔 木 李晓璐
封面设计	小 乔
版式设计	李映龙
封面绘制	黄 倩
出版发行	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电 话	(010) 59417747 59419778
社 址	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中路10号望海楼E座7层
邮 编	100142
印 刷	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	2017年8月第1版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
开 本	710mm×1000mm 1/16
印 张	17
字 数	413千字
书 号	ISBN 978-7-5139-1670-7
定 价	32.80元

注: 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。

目
录

001

第一章 卷入谜案

026

第二章 拼死一搏

052

第三章 设计诱惑

076

第四章 生死一线

101

第五章 玩婚入狱



目

录

130

第六章 离奇命案

158

第七章 眼底柔情

185

第八章 以命换命

211

第九章 绝地反击

235

第十章 官女出嫁

第一章
卷入谜案

一声惊呼后，千寻从床榻上惊坐起身，整个人大汗淋漓：“又是这个梦！”

“阿寻，你又做梦了？”南心从外头端着洗脸盆进来，“擦把脸，该你去值夜了。昨儿瑛贵人染了风寒，守夜的时候记得当心点。”

千寻擦了脸，而后看了看外头的天，无星无月的，泛着寒气。她小心翼翼地穿上棉坎肩，拢了拢衣襟，便接过南心递过来的灯笼：“那你休息吧。”

说着，千寻便拎着灯笼出门。

身为三等宫女，守夜是件苦差事，尤其是雪后天，外头冷得牙齿打架，却不能擅离职守，万一小主出事，她们就是第一个遭难的。

所幸，过了除夕夜她就满二十岁了，可以走出宫闱，回家过最平淡的生活。这日子，会过得很快很快。

千寻端坐在琉璃阁外头的台阶上，将灯笼放置在一旁。

漆黑的夜里，无星无月，早前下过雪的院子因为雪光反照，虽然有些亮堂，但依旧格外清冷。一侧的小德子已经靠在廊柱上眯眼睡着了，千寻拢了拢衣衫，没敢睡。

瑛贵人染了风寒，他们两个值夜的断不能全部睡着。

忽然，千寻身后传来一声惊叫，她撒腿便朝着琉璃阁寝殿跑去。那声音分明是瑛贵人的，可别出了事。

小德子被惊醒，三步并作两步冲进寝殿。千寻喘着气快速掌灯，只见瑛贵人坐在床榻上，美丽的脸上说不清是什么表情。在千寻看来，那是一种惊惧到极点的扭曲表情。

“小主？小主？”千寻连唤了两声，心想着瑛贵人可别是撞邪了。

良久后，瑛贵人才回过神，抬手便是一记耳光扇在千寻的脸上。

千寻一下子被扇倒在地上，眼冒金星。饶是如此，她还是急忙爬起来跪在地上，直呼：

“奴婢该死！”

瑛贵人大口大口地喘着气：“去……去把殿内所有的蜡烛都点上，以后琉璃阁不许熄灯，否则就扒了你们的皮！”

千寻急忙将整个琉璃阁的灯盏都点上，寝殿里顷刻间亮如白昼。

瑛贵人的贴身婢女巧音二话不说便推开了千寻，力道之大，险些将千寻推倒在地。

千寻身子颤了颤，方能站稳。

“去宫道上跪着！不成器的东西，净惹小主不痛快。”巧音代发号令。

千寻虽然有异议，但想着自己很快就要出宫回家，凡事能忍就忍，便没多言。

“是！”千寻低低地回答。

脸上火辣辣的疼，千寻跪在宫道上，整个人被冻得发抖。

天亮的时候，宫道上的人渐渐多了起来，一个个用嘲讽的眼神看着跪在琉璃阁门前的千寻。千寻早就见惯了这样的嘴脸，脸不红心不跳，依旧跪着不动。

琉璃阁内突然传出巧音歇斯底里的叫喊声。

那声音尖锐刺耳，让千寻的脑子“嗡”的一声炸开。

坏了，出事了！

千寻双腿跪得僵冷发麻，等她一瘸一拐地进了琉璃阁寝殿，当下如五雷轰顶般怔在原地。床榻上的瑛贵人双目怒睁，七孔流血。

心里“咯噔”一声，千寻攥紧了拳头。小主遇害，现下别说出宫，她这条命保不保得住都是个问题，怎么办？

琉璃阁外，马蹄声响彻整个宫闱，千寻骤然回头望向大门外。

为首的是锦衣卫都指挥使——楼止，一袭红衣妖娆万千，金丝蟒袍绢绣着祥云暗纹，身后一队着飞鱼服、佩绣春刀的锦衣卫随行。

锦衣卫得皇权特许，有先斩后奏之权。楼止更得皇帝青眼，常伴君侧，手握生杀大权。

千寻不敢抬头，与琉璃阁所有奴才一起跪在那里：“参见都指挥使。”

楼止翻身下马，红色蟒袍被风吹得“呼啦呼啦”地响：“昨儿夜里是谁值守？”

千寻不敢抬头，听见巧音锐利而轻颤的声音：“是千寻。”

话音刚落，千寻便觉得有一道冷冽的光从顶上落下，不由得身子微颤，屏住了呼吸。

巧音继续道：“昨儿夜里，千寻擅离职守，小主责罚于她，许是她心里不忿，所以偷偷回来对小主下毒手。奴婢当时被打晕，醒来后，小主就……”

“千寻何在？”他的声音低沉而绵长。

千寻倒吸一口冷气，终于迎上那双微微眯起的凤眸。

这是一张倾世容颜，长眉入鬓，眼大而眼尾飞斜，诡美如狐，深黑色的瞳仁没有一丝光泽，只一眼便足以蚀骨吸髓，让人永不超生。

一眼惊心，再一眼攻心。

“奴婢千寻，叩见都指挥使大人。”千寻跪在那里，极力保持镇定。

世人皆知锦衣卫的规矩，宁可错杀一千，绝不放过一人。

千寻知道，再多的辩白都于事无补，反倒欲盖弥彰。在楼止这样杀伐决断的人面前，越慌

乱就越令人生疑。

“千寻，你有什么话说？”楼止冷冷地睨她一眼。

千寻跪在那里，极力遏制身体的轻颤：“奴婢一直跪在宫道上，并未伤害过小主。大人明察秋毫，奴婢清者自清，任凭大人处置。”

换作旁人早已跪地求饶，千寻如此镇定，不由得让楼止眯起了狭长的凤眸。

“还真有不怕死的。”楼止长袖轻拂，“让所有人都进来。”

千寻深吸一口气，脑子里飞快掠过昨夜的一切，企图找寻蛛丝马迹。她该怎么做，才能证明自己的清白？

瑛贵人乃皇上新宠，可谓荣耀无比，谁敢对她下手？

是早前得罪了瑛贵人被当众推下荷池的蓝美人，还是因为瑛贵人上位而失宠的欣嫔？

蓦地，千寻愕然发觉自己的指甲缝里似乎有些奇怪的粉末，心头忽然一惊。

这是……

千寻快速攥紧了拳头，尽量不让人发觉手中的异样。

“谁是管事？”楼止坐下，也不去看众人，反手抽出绣春刀，不紧不慢地擦拭起来。

言罢，琉璃阁大太监王贵和巧音爬着跪在楼止跟前，狠狠地磕了头。

“奴才王贵，参见指挥使大人。”王贵跪在那里。

“昨儿夜里可有什么异常？”楼止语速平稳，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

千寻借着眼角余光看去，王贵的额头上满是冷汗。

只听见王贵声音轻颤：“没……没什么异常。”

“哦？”楼止尾音上扬。

千寻陡然瞪大眸子，只见他手中的绣春刀快速划过王贵的眉心。寒光掠过，一声闷响，王贵瞪着那双乌眼珠子死不瞑目。

宫人们顿时慌了神，还有些胆小的宫人开始嘤嘤啜泣。

千寻身子微颤，跪在那里一动不动，越发握紧了自己的手，耳边是楼止淡漠如水的声音：“废物。”

死尸被快速拖下去，只留下一摊新鲜的血。

千寻何尝不明白，楼止是杀鸡儆猴。凶手如果真的在这里，许会被吓破胆。便是这群宫人，有了王贵做例，还有谁敢藏着掖着？

“大人饶命，昨儿夜里，委实没有什么异常。”巧音颤抖得厉害，“若说真有异常，那便是小主惊梦，后又责罚了千寻。”

千寻垂下眼帘，脸上没有半分慌乱。

“大人，奴才想起了，昨儿夜里千寻还跟奴才抱怨，说小主如此苛待，必定不会善罢甘休。”小德子战战兢兢地补充道。

“大人，大人，奴才们委实冤枉。”一殿的奴才都跪在那里瑟瑟发抖。

楼止慢慢地擦拭绣春刀：“千寻，又是你？”

冷笑了一声，千寻昂起头，长长的睫毛遮去眼底精芒：“奴婢没有。”事到如今，她已百口莫辩。

巧音摆明了要推她出去，唯有这样，他们这群人才能踩着她的尸体活下去。故而小德子咬她一口，也是情理之中的事。

千寻很清楚，只要楼止再问一遍，这里的所有人都会告诉他，她就是凶手。

因为谁都不想死！

然而楼止迟迟没有再问，绣春刀上映着他眸中锐利肃杀的寒光，清浅而凉薄。千寻下意识地觉得，他似乎是在等什么。

锦衣卫千户应无求端着烛台快速走过来：“大人，在这里。”

千寻敛了眸子，听见楼止微凉的声音从头顶传来：“把手伸出来。”

她稍稍迟疑，楼止冰凉的绣春刀已搁在她的脖颈上。千寻徐徐昂起头，看见他勾唇，目光冷冽：“怎么，要本座帮你剁下来？”

所有人的视线都落在千寻身上，她知道，怕是有人早已设了局，自己此刻难逃一死。但她岂能束手就擒，当下行了大礼：“奴婢甘愿赴死，请大人成全。”

楼止定定地看着跪在自己脚下的女子，眼底掠过一丝异样。他脸色一沉，绣春刀归鞘：“带走。”

千寻沉沉地闭上眸子，没有当场被杀，算不算一种幸运？

到底是谁要杀瑛贵人，又早早地将一切算计在她身上？起身的瞬间，千寻佯装不经意地嗅了下指甲里的东西。

是七星海棠！宫里怎么会有七星海棠？是谁嫁祸于她？

被押出琉璃阁的时候，千寻听见锦衣卫高喊：“大人有命，事情查清楚之前，任何人不得靠近琉璃阁，众人不得离开大门半步，违者格杀勿论。”

在皇宫里能如此明目张胆地用“格杀勿论”四个字的，除了楼止，别无二人。

那么问题来了，接下来她该怎么做？逃得了楼止的绣春刀，如何逃得了刑狱大牢？

谁人不知，进了锦衣卫的刑狱，就等同九死一生？

刑狱之中，铁索森寒，阴冷的风从人的脊背蹿起，直接涌入心窝。千寻如坠地狱，宛若有刀子正慢慢破开胸腔，血淋淋地掏出她的心来。

千寻一个趔趄，浓郁的血腥气顿时扑面而来。还不待重新站稳，她已被人推倒在地上。

近旁囚徒的一双眼珠子被挖出，血淋淋的，沾着灰尘滚落在她眼前，死死盯着她，近在咫尺。

千寻一下子从地上弹坐起来，面色霎时间白如纸，一股冷意从脚底心蹿起，霎时间席卷全身。

“千寻！”一声冷喝响起。

千寻骤然昂起头，迎上应无求冷笑的面孔。

应无求官至千户，是锦衣卫的二把手。

“是你自己说，还是让我撬开你的嘴？”应无求站在千寻眼前。

千寻摇着头跪在地上：“奴婢无罪可招。”

她心里清楚，到了这里，要么受刑而死，要么熬到他们找到真凶为止。

然而，锦衣卫三百六十六道刑具，任谁也是熬不过的。

但来了这里，她没有退路。

招必死，不招等死，千寻只能选择后者。

应无求冷哼一声：“上刑！”

在这里，死人嘴里也能掏出供词。

千寻的身子一颤，十指已经上了夹棍。她想挣扎，却被人死死按住了双肩。钻心的疼痛从指骨处传来，千寻咬破了唇，愣是没吐出一个字。

指骨处有鲜血涌出，剧烈的疼痛让她的眼泪不断滚落，冷汗打湿了衣衫。疼，钻心的疼，骨头被夹棍挤压，那种筋骨欲裂的疼痛让千寻晕死过去。

一盆冷水当头泼下，千寻一个激灵：“嗞——”

十指钻心的疼痛抽干了她的气力，她伏倒在地，无力地睁开眼睛。

应无求的脸在她的视野里无限放大：“是谁指使你杀瑛贵人？你与瑛贵人有何冤仇？”

“就请千户大人……自己去查。奴婢……无话可说！”千寻奄奄一息地伏在地上，冷水混合着冷汗，让她的身子剧烈颤抖。

“还敢嘴硬！”应无求冷厉道，“把琉璃阁的人一个个审过去，我就不信，你还能硬到底！”

有人拿着沾了辣椒水的皮鞭往千寻背上抽去，她抱着头死咬着唇。鞭子落在身上，辣椒水瞬间沿着血痕钻入身体。那种被撕裂般的剧痛，让千寻止不住地在地上翻滚，凄厉的喊声在堂内回荡，只换来一众人的麻木不仁。

脊背上如千刀万剐般的剧痛，衣衫被鞭子抽裂，浑身上下几乎没有一处是完好的。

外头传来清晰的脚步声，鞭子骤停。

千寻躺在那里，身子被冷汗浸湿，微弱的视线里只见一抹刺目的红。

眼前一黑，她已不省人事。

忽然，楼止看到了千寻脊背上的印记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他脱下披风覆在千寻身上，遮去她所有露在外头的肌肤连同那个印记，回眸间目光极冷：“谁说用刑？”

应无求跪在地上：“大人。”

“去领三十鞭。”楼止抱着千寻转身便走。

微弱的光从窗口落进来，千寻陡然睁开眼睛，大口大口地喘着气，浑身冷汗淋漓。十指剧烈的疼痛让她整张脸几近扭曲，她快速坐起身子，望着被包扎好的十指，稍稍一怔。

“醒了？”一道冷冷的声音响起。

不远处的桌案边，正坐着穿红衣蟒袍的楼止。

茶香四溢，他一身邪魅。

千寻忍着痛下床，谁知脚下一软，整个人便往前扑去。

腰间一紧，等她回过神，她已躺在楼止的怀中。她抬头，却看到那双幽暗无光的眸子。

楼止低眉勾唇：“这般急着投怀送抱？”

千寻面色红一阵白一阵，想从他怀里挣扎起来，谁知却被他随意按住，但力道之大让她无力抗拒：“大人？”



他一只手揽着她，一只手漫不经心地自斟一杯茶，那番邪魅气度，衬着他一身红袍如火如孽，分明是傲然肃杀之人，偏生了一张倾世容颜，教人挪不开视线。

她抬头看他，十指钻心地疼，额头上不断冒出冷汗。

“知道瑛贵人是怎么死的吗？”他慢慢地喝着茶，不看她一眼。

“是因为七星海棠融入了蜡烛。”千寻咬着唇。

他的杯盏在半空停顿了一下，如黑鸦羽般的睫毛微微垂下，冰冷的眸子终于看着她：“不怕本座杀了你？”

“大人如果真的疑心奴婢，就不会纵奴婢出刑狱大牢。奴婢多谢大人明察秋毫！”千寻低低地说着，诚挚无比。

楼止轻笑：“可知本座如何对待那些自作聪明的人？”

千寻凝眸，看见他唇边的笑意一点点地绽开。然这笑意无法抵达眼底，那双幽暗的眸子始终冰冷如霜。

她忍着身上的剧痛，道：“大人英明，奴婢卑贱，怕脏了大人的刀。”

“七星海棠与安神汤，原是无毒的两样物件，但混合起来就是剧毒，可致肠穿肚烂、七窍流血。”楼止说这话的时候，千寻明显感觉到来自他的阴冷戾气。

千寻尽量保持镇定：“烛台，确实是奴婢点燃的。”

“整个琉璃阁的人，都指认你为杀人凶手。”他低眉看她。

“奴婢也觉得自己的嫌疑最大。”她不辩解。

在楼止这样的人面前强词夺理地辩白，无疑是自寻死路。有时候，以退为进，反倒会有奇效。事到如今，千寻只能赌，拿自己的命，跟这个魔赌一场。

“哦？”他眯起狭长的凤眸，“难怪十三王爷对你刮目相看。换作旁人，避嫌还来不及，你倒是眼巴巴地凑上来找死。”

“奴婢不过实话实说，不敢隐瞒。”千寻颤抖，身上的疼痛，让她险些咬碎自己的牙齿。但他提及十三王爷，千寻的心里还是稍稍惊了一下。

蓦地，他低下头来，温热的呼吸就拍在她的脸上：“你说十三王爷会不会来救你？”

千寻的睫毛轻颤，他将她从刑狱大牢带出来，难道还有十三王爷的缘故？千寻快速敛去眸中光泽，道：“奴婢卑微，怕是劳不得十三王爷相救。”

“是吗？”楼止眼底的寒光，让千寻忽然有一种被捕猎的意蕴。

她缩了一下身子，却感觉到腰间的力量稍稍一松，咬着牙勉力站起身来，总算脱离了他的束缚。

门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，紧跟着，一名锦衣卫跪在地上：“大人，十三王爷来了，正在大堂等候。”

楼止睨她一眼：“你猜错了。”

千寻面色微白，缄口不语。

他徐徐起身，红色蟒袍掠过她的跟前：“跟着来！”

空荡荡的大堂内，雍容华贵的男子徐徐转过身来，青衫明眸，一柄折扇，尽染盛世风流。他扬了扬嘴角，冲着千寻温柔地唤了一声：“阿寻。”

只一声，却教人如沐春风。

十三王爷乃当朝皇帝的十三子，云殇。

楼止径直走到云殇跟前，拦在了云殇与千寻之间。

千寻稍稍抬头，只见一青一红交相辉映，一个温润如玉，一个邪肆如魅，近乎两种极端。

千寻深吸一口气，上前行礼：“奴婢参见十三王爷。”

云殇清浅地笑着：“阿寻可好？”

千寻垂下眼帘，将那双被绷带包扎得严严实实的手藏于袖中：“多谢十三王爷，奴婢很好。”

进了锦衣卫刑狱，哪还有很好之说？

“多谢指挥使照拂，本王这就带阿寻走。”云殇轻摇折扇，嘴角含笑，看了千寻一眼便往外走。

“本座这锦衣卫，不如都交给十三王爷做主。”楼止那低沉的嗓音极为悦耳，在千寻听来却带着彻骨的邪冷与桀骜。

云殇侧头看了千寻一眼，而后徐徐转身。

楼止恣意侧卧在软榻上：“千寻，你可想好了，出了这个门，你就会永远背负杀人罪名，虽有十三王爷为你作证，但终难堵悠悠之口。”

千寻稍稍抬头，看见那红衣男子眉目轻挑，薄唇弯成凉薄的弧度。十三王爷前来救她，反倒让她陷入一种窘迫的境地。

如今，整个皇宫都知道，琉璃阁众人指认她为凶手，她就算跟着十三王爷走出锦衣卫，如何还能在宫中立足？一人一口唾沫都能将她淹死。

她袖中拳头紧握，心想楼止果然是个妖孽，三言两语就将她困在了原地。

长睫轻颤，她不懂楼止到底是什么意思。他对她用刑，却为何又要救她？不信她为凶手，为何又要留下她？他留下她到底意欲何为？

众所周知，楼止十三岁入宫陪王伴驾，初为御前随侍，十五岁那年，锦衣卫都指挥使王韬谋反，楼止单枪匹马闯锦衣卫大营，亲手提了王韬的项上人头奉于殿前。君王亲授他锦衣卫都指挥使大职，得皇权特许，先斩后奏。

从此楼止平步青云，得皇帝青眼，锦衣卫直奏御前，无须逐级上报，策马宫闱，任何人不得拦阻。

这是连皇室子弟都不曾有过的殊荣。

“都指挥使觉得能拦住本王？”云殇依旧笑得温和。

楼止薄唇一抿，四下陡然响起急促的脚步声，顷刻间，大批锦衣卫包围了大堂，绣春刀齐刷刷出鞘。

那明晃晃的寒光让千寻下意识地攥紧了衣袖，视线快速掠过四下如箭在弦的紧张阵势。

云殇手中的折扇轻轻摇动，不改一身风流。

耳畔是楼止幽冷的声音：“十三爷以为何如？”

“极好！”云殇转头望着千寻，那张永远都保持微笑的容颜，看不见惊惧之色，温润如玉的眸光，清清浅浅地落在她身上。

千寻已听出楼止的弦外之音。他根本没打算放她离开锦衣卫，不管出于什么原因。

千寻“扑通”跪在云殇跟前，磕了个头：“奴婢谢十三爷相救之恩，然而奴婢身负血案未能查察清楚，不能跟十三爷离开锦衣卫。奴婢……”

云殇蹲下身子，保持着与她平视的姿势，扇柄在她脑门上轻轻一叩：“真笨。”

便是这样旁若无人的举动，让千寻的脸颊红得发烫。

然而看见她缠满绷带的双手，云殇声音瞬时冷厉起来：“他们对你动了夹棍？”

千寻一怔，急忙缩回了手。

云殇起身，手中多了一块青玉令牌：“皇命在此，如皇上亲临，锦衣卫都指挥使楼止接旨！”

云殇谕令出手，然而锦衣卫众人根本不予理睬，绣春刀依旧绽放着阴冷的寒光。

千寻稍稍抬头，只看见楼止揉着太阳穴，置若罔闻。那双手修长而苍白，堪执笔书天下，不该与冷剑相为伍。

任凭云殇谕令在手，依旧没有千寻意想中的满堂肃静。

楼止手一抬，锦衣卫收了刀退到两侧。他用实际行动告诉云殇，何为锦衣卫的规矩。皇帝尚且让他三分，何况云殇只是个皇子。

“现下可以走了吗？”云殇面无表情，复而低眉望着千寻。

“十三王爷莫不是看上这小丫头了？”楼止施施然起身，手中摆弄着一块上好的血玉。

云殇神情微凝：“不劳费心。”

千寻跪在那里，低眉见那抹红色慢慢停驻在自己的跟前，黑色的金丝蟒纹皂靴绣着极为精致的流云暗纹。

“起吧！”楼止开口。

千寻徐徐起身，尽量保持最初的镇定与从容。

然而，楼止冰凉的指尖挑起了她的下颚，强迫她与他对视，凉飕飕的视线落在她身上。

千寻捏紧了袖中的拳头：“谢大人不杀之恩。”

“放开！”云殇骤然握住楼止的手腕。

那一刻，千寻看见楼止眼中的阴戾，那是一种嗜杀的颜色。

云殇突然收了手，掌心刺痛难忍。

楼止悠悠地别过头去，诡美的凤眸闪过一丝寒光：“十三王爷谨记，切莫轻易触碰本座，否则哪日这胳膊飞出去，别怪本座没提醒你。”

语罢，楼止松了手，别有深意地看了千寻一眼，齿缝间唯吐出一个字：“滚！”

只见云殇淡然的容颜上慢慢凝了一层霜，似乎在想些什么。良久后，他才睨了千寻一眼：“阿寻，我们走。”

闻言，千寻小心翼翼地跟在云殇身后离开。

下一刻，云殇忽然转身拽住她的手：“上前。”

“咝——”千寻吃痛。

云殇低头看着置于掌心的手，绷带上满是斑驳的血迹：“下手重了些。琉璃阁那里，本王会去说一声，你好生将养就是。”

千寻缩回了手：“王爷能救奴婢，奴婢已经感恩戴德，不敢越矩。”

“当年若不是你救了本王，本王已是水下之鬼，何来的今日？”他轻叹一声，“出了宫，便不必想什么规矩。”

走出南北镇抚司大门，一辆金漆黑釉的车辇停在外头。四下无人，唯有云殇的随侍砚台与一名车夫。

十三王爷只身闯锦衣卫府衙？

千寻不解，十三王爷惯来小心谨慎，不是大意之人。

她回眸，却见云殇冷了眉目，温和从容的笑意渐渐从脸上褪去。

砚台快速上前，“扑通”跪在了云殇跟前，竟有些慌乱：“王爷，人……”

云殇深吸一口气，口气略显沉重：“好生安置他们的家眷。”言罢拂袖朝着马车而去。

砚台起身，千寻上前一步：“砚台，王爷身边的人呢？”

不待砚台回应，云殇站在马车旁敛了眸中光华：“既然来了，自然是要留下些东西。楼止……果真小气。”

他说这话的时候，语气淡然，却让千寻的心陡然提起。

留下？难道那些人都……千寻不敢往下想，低头跟着云殇离开了。

不远处，楼止冷然伫立，双眸如狼，目光清清冷冷地落在千寻的背影上。

是她吗？

楼止眯起绝美的凤眸，指尖在血玉上头那奇异的纹路上慢慢抚过。真没想到，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！

“大人？”应无求上前。

“备车！”楼止快步走出门。

应无求稍稍一怔，大人这是怎么了？

外头，千寻看了看金漆黑釉的车辇，迟疑了片刻：“奴婢跟着就好。”

云殇在车上，将手伸给她：“上来。你身上有伤，如若不然，累坏了阿寻，岂非白白辜负本王的心意？”

千寻脸颊稍红，谁知她刚踩上杌子，车子后头便又行来一辆更加奢华的马车。

说是奢华，只因这种车辇已然赶上皇帝的排场。

金漆红釉，车顶以四蟒交缠拱珠为式，顶上红色的琉璃宝珠熠熠生辉，黄布绣蟒纹流云暗纹车窗配金丝穿五彩霞珠车帘子，车檐四角皆坠紫金铃，果真是架势非凡。

纹丝不动的锦衣卫分立两侧，着飞鱼服，佩绣春刀，两脚跨立而待。

车帘被锦衣卫撩开，一眼望去，雾霭中显出一张绝世的容颜。

“既是本座的犯人，又是由本座带回刑狱的，就不劳十三王爷亲力亲为。本座，亲自送回去。”楼止眼睫微扬，幽暗的视线就落在千寻的身上。

千寻愣住了，先前要打要杀，如今却是……给个巴掌，再给个甜枣吗？还是故意为难十三王爷？她不解地望着云殇。

云殇伸着手，唇边的笑意仍然淡若清风：“上来吧！”



“王爷？”千寻抿着唇。

她自然有自己的考量。云殇肯屈尊请来谕令救她，已让她感恩戴德，若因为自己而累及云殇，她是断断不肯的。

如今皇帝迷恋修道炼丹之术，朝堂大权几乎落在了锦衣卫和几个朝廷重臣手里。手握生杀大权，说的便是楼止这种人。

应无求冷着脸上前，朝着云殇行礼：“王爷请自便。千寻姑娘，请！”这口吻，不容置喙，强硬得连选择的机会都没有。

“阿寻，有本王在，没人能强迫你。”云殇依旧笑着。

千寻没有说话，听得车中的楼止冷了声音：“天衣教逆贼肆虐，王爷出来一趟也不多带些人，若有个好歹，岂非本座的不是？无求，护送十三王爷回府。”

话音落，锦衣卫包围了云殇的车辇。

云殇置若罔闻，眼里始终只有千寻一人：“上来！”

千寻的手缩了一下。她并未忘记，云殇带来的人，都“留”在了锦衣卫。孰轻孰重，她分得清楚。

“我们走！”楼止尾音拖长。

车帘被快速放下。

银牙一咬，千寻转身便朝着楼止的马车走去。

云殇敛了眉眼，长长吐出一口气，朝着砚台低沉道：“回府。”而后转身进了车子。

千寻踩着杌子上了楼止的车辇，谁知刚上去，身后的车门突然合上，车内瞬时一片漆黑。腰上陡然一紧，她还来不及惊叫，整个人已经不由自主地往前倾去。

下一刻，她重重地撞上一堵厚实的冷墙。

千寻吃痛，整个人被按在那张四方桌上。

少许光亮从窗口缝隙中透进来，千寻倒吸一口冷气，脊背上的鞭痕让她疼得厉害。她身子颤了颤，刚好迎上那张邪魅的脸，一双凤眸冷冷地看着她。

楼止单手扶额，胳膊就搁在她的脖颈下方：“终于舍得十三王爷了？”

“大人有命，奴婢从命。”千寻垂下眼帘，脊背上的疼痛让她身上沁出层层细汗。然楼止没松手，她是断不敢反抗的。

“本座该说你聪慧过人，还是愚不可及？”他慢条斯理地说着，也不正眼去看千寻。

昏暗的世界里，千寻只觉得自己是摆在桌上的菜肴，等着被他分割或享用。

千寻当然明白楼止所指，面上不敢大意：“奴婢的命就在大人手里，不敢自作聪明。”

“记住，你这条命是本座的。本座若想收回，就算皇上来了，也奈何不得本座。”楼止终于收手。

千寻松了一口气，勉力撑起身子，十指钻心地疼。

后背的衣裳已经被冷汗浸湿，她只能跪身行礼：“多谢大人提点。”

“坐吧！”楼止弹指一挥，车内四角的黑布陡然被掀开，璀璨的夜明珠让整个车内亮如白昼。

千寻找了僻静的一角远远坐着，也不敢抬头，只是垂下眼帘，心里盘算着还有多久才能回

宫，也不知十三王爷现下怎样了。

“怕本座吃了你？”楼止凝眸，手里把玩着血玉。

“奴婢不敢。”

“是不敢坐，还是不敢让本座吃了你？”

千寻一愣，素闻楼止嗜杀成性，怎的还有一张毒舌，教人哑然无语？

闻言，千寻往他身旁挪了挪。

楼止手肘支在桌案上，指尖抵着自己的太阳穴，微微侧过头去看千寻低眉顺目的模样——分明是一只小狐狸，却要装成温顺的小绵羊，果然有趣至极。

在他眼皮底下动心思的，都活不过一炷香的时间，不过这只小狐狸是个例外。

还有她背上的那个印记……

像！果然像极了！

“本座不介意亲自教你，什么是锦衣卫第一条大规。”楼止慢条斯理地说着。

千寻心下“咯噔”一声：锦衣卫第一条大规，主子有命，誓死从命。

千寻抿唇，又挪了挪身子。

楼止忽然出手，红袖带风，直接将她揽入了怀中。对上她错愕而微微愠怒的眸光，楼止薄唇一抿：“替本座盯着宫里的动静，哪日抓住了真凶，本座必有重赏！”

语罢，他那双冰凉的手极为灵巧地探入了她的衣襟，竟停在她的丰盈之处。

千寻骤然心惊，正好看见他眼角眉梢的邪魅之色，若诡异曼陀罗在幽暗中绽放。

马车戛然而止，外头传来一声低喊：“大人，琉璃阁到了。”

千寻看见楼止眼中的邪肆在顷刻间消失，他依然坐在那里，淡漠如水，仿佛方才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他朝着门外冷冷地开口：“下车！”

“谢大人。”千寻僵直了身子，缓步退出了马车。

琉璃阁外头依旧有重兵把守，没有抓到真凶，锦衣卫是绝对不会罢休的。

眼见着千寻离开，应无求才走至车门一侧，压低声音道：“大人，找到了。”

楼止扯过一侧的黑色披风便走出了马车，低喝一声：“走！”话音落，弃车策马，喧嚣的马蹄声响彻整个宫闱。

千寻站在琉璃阁门口回头，只看见那黑色的披肩在风中飞舞，背上一朵金丝绣血色火莲在阳光底下妖冶地绽放。

千寻进琉璃阁的时候，所有人都怔住了，用一种见鬼般的眼神上下打量着她。

南心快速上前：“阿寻你回来了？没事吗？”

千寻手稍稍一缩，将缠满绷带的十指藏在袖中。她看见南心的眼眶一红，便扯了个笑容：“能活着回来便是万幸。”

“走，别理会他们。回房去！”南心狠狠用目光瞪着身边的宫婢，小心地搀着千寻回了房间。

刚进房间，南心便愤愤不平道：“当日若不是我不方便，没来得及出去，我真是要撕破他们的脸皮不可。好端端的竟如此诬赖你，也不晓得存的什么心思。不过现下你可以放心，有我在，定不教人欺负你！”

“我与你一道入宫，惯来是你帮着我。南心，谢谢你。”千寻笑了笑。

南心捧着那双缠满绷带的手，红了眼眶：“真是浑蛋，竟然把你折磨成这样！”

千寻心惊：“隔墙有耳，锦衣卫可不是开玩笑的。”

闻言，南心急忙噤声，只怪自己一时口快。

“所幸骨头没断，休养一阵子就会好。”千寻笑道，“你放心就是。”

南心吐出一口气：“如此便好。你先休息，我给你准备热水，你好好地洗个澡，去去晦气。”

千寻颌首：“好。”

眼见着南心走出去，千寻急忙伸手进自己的衣襟，竟从褰衣里头取出一块镀金的牌子。牌子上头镌刻着诡异的纹路，无题无字，只在正中央嵌着一颗上等的祖母绿珠子。

楼止到底要做什么？下车前，他将这东西塞进她的衣服里头，到底意欲何为？

看这块牌子的样式，应当是一种牒，但到底有什么用途，千寻确实一无所知。

正想着，外头陡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，千寻还来不及将牌子收起来，房门已经被人一脚踹开。

巧音凶神恶煞地冲进来，身后带着几个嬷嬷，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千寻。

鼻间一声冷哼，巧音大步走到千寻跟前：“没想到你还能回来！”

“清者自清，浊者自浊，我没有杀害小主，为何不能回来？”千寻面不改色，然而心底是愤怒的。若不是巧音颠倒黑白，她怎会进锦衣卫受酷刑？若不是她命大，只怕她已经在乱葬岗里与孤魂野鬼为伍。

谁知巧音骤然挥手，千寻一时不防，响亮的耳光子瞬时打得她眼冒金星。脚下一软，千寻从床榻上滑落下来，金牌脱手而出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巧音眼睛一亮，先千寻一步将金牌抓在了手里。

巧音想着，这肯定不是宫里的，既然是千寻自己的东西，正好可以收为己用。

巧音当下挑眉，冷道：“哼，这分明就是赃物，今日我暂且收着，哪日找到了罪证，定然不与你善罢甘休。”

闻言，千寻面不改色，冷笑一声：“中饱私囊也说得如此大义凛然，巧音姐姐委实了不得。”

“放肆！”巧音冷喝，“如今小主罹难，韵贵妃执掌六宫，让我暂且主持琉璃阁，等着锦衣卫撤离，再行处置这里的一切。”

千寻深吸一口气，韵贵妃也忌惮着锦衣卫的势力，有锦衣卫围困一日，谁都不敢轻易插手此事。

只是……让巧音暂且打理琉璃阁，那她以后的日子只怕不会好过。说到底，巧音的姐姐巧云乃韵贵妃身边的一等宫女，如此一来，千寻就落了下风。

千寻抬起头，看了一眼巧音：“锦衣卫都没有治罪于我，你还想怎样？巧音姑姑，你可别忘了，大家都是一个宫里的。哪日锦衣卫大兴屠戮，我们谁都跑不了。还是免生事端，静观其变为好。”

“哼，虽然你能从锦衣卫那里活着回来，但这并不代表你就没有嫌疑。”巧音看了身边的